



《龙华 24 烈士》李乾煜

在杨浦滨江毛麻仓库内开幕不久,“曙光——红色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艺术作品展”就迎来了观展高潮。观众的耳边响彻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身处于黄色飘带“乐谱”的围绕中。当观众通过由上百个金属框架结构和光控形成的通道,举头望见烈士的肖像,行走时脚下的金属碰撞,犹如脚镣之声,象征着革命之路,是经过千锤百炼,泣血涕泪铺造而成。细心的观众还会发现,毛麻仓库的整个外体建筑用 56 根金线以放射状的形式覆盖了整座楼体,就像黎明之际闪耀世界的第一缕曙光……装置艺术,这种当代艺术的典型语言,充分运用到了这场艺术展览中,以此挖掘和表达上海重要的红色历史记忆,用新的技术、新的语言、新的手段把党的光辉历史讲深、讲透。

这类什么也不需要阐释,只需要观众去现场感受的艺术方式,往往更能调动起观众内心的真实情感,与作品直接交流,从而产生自身的时代观点。

由青年书法家胡奇峰临摹的革命者张恺帆在龙华监狱墙壁上所写下的狱中诗名句“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现代的书法家故意用做旧的泛黄纸张与旧时监狱里的黑白照片并置,虽然书法属于传统艺术范畴,老照片里的腥风血雨也早已远去,但是,两者在这一刻的相会却叠加出了一种时空交错之感——都是青春的书写,飞扬与壮烈,沉郁与怀念,在墙面上形成了充满创新的记录和表达。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 1863 年写过一篇题为《现代生活的画家》的重要文章,他告诉了人们,美不仅包含了隽永不变的东西,也应该包含与现实环境相关联的元素,而艺术,作为一种美学表达,应当反映出它的时代、潮流、道德和情绪。这种对于当下生活经验的记录,作为一种艺术现代性的具体表现成为 20 世纪艺术创作的一大特征。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包括当下艺术家们创造的绘画、雕塑、摄影、装置、行为、观念和新媒体艺术,都是新时代表艺术家对于自身感受的个性表达,随着现代生活的不断丰富,还有各种各样还没来得及被命名的艺术类型,将随着新的技术和新的观看方式的出现,被纳入到当代

◆ 徐佳和

如何用当代语言表达百年风云

艺术的麾下。

去解释艺术和给某一件作品下绝对定义是一件难以完成,也不该为此苦恼的事,而当代艺术家所做的工作,有时候就是替我们说出了一些连我们自己都没发现的问题,或者是表达出了一些深层隐匿的情绪。

也许当代艺术作品的出现,都是一次对于观众智力和审美的挑战,这就是我们为何喜欢用“有趣”“具有挑战性”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一些当代作品,而不再是用美与不美、好看与否、精致不精致这样的标准来评判今天的艺术实践结果。很多时候,艺术品变得不再美丽,人们被历史上曾经的黑暗所激怒,就在其中流露出来。

以“曙光”展中体量最大的雕塑作品《龙华 24 烈士》为例,长 4 米,宽 2.2 米的雕塑整体以暗红色呈现,时间凝固在 24 位烈士集体面对死亡的至暗一刻。作者李乾煜有如国画大写意般的技法,模糊了人物的面容和表情,生命最后一瞬间倚靠在一起的英雄几乎难以分辨出彼此的身形,他们仿佛是从泥土中挣扎而出,又好像与脚下的土地融合在了一起。整个作品充满了狂风骤雨横扫而过的力量和作者喷薄而出的愤怒,以至于站在雕塑面前的观者,分明感受到了被几种糅杂的情绪压抑和鞭策,有透不过气来的窒息之感。但是,《龙华 24 烈士》有着明显区别于人们惯常思维中的雕塑所应该有的模样——缺乏细腻逼真的面部表情、优雅精致的衣袂曲线,因而,甚至有观众现场悄悄地提问:《龙华 24 烈士》是不是“未完成”?

所以,当我们为一件看不懂的当代艺术作品感到烦恼时,有时并不是因为它付诸了抽象的概念,或是因为艺术家采用了一种陌生的表达方式,而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身或者说曾经,就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复杂一些。

用当代艺术语言讲述党的光辉历史,与面对国画油画直观感受不同,它更多地调动观众的各方面感官,需要观众自我情感的投入与切身体会的抒发,这也正是红色历史与现代观众的契合点所在。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老谋子“转型”拍起电视剧，大家期待一个好故事 ◆ 严敏

最近影视圈传来一则新闻：张艺谋将开拍电视剧！

众所周知，张艺谋是当代中国导演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少作品是当代中国电影的高峰，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艺术贵在创新，“我很喜欢挑战新的东西”——张导从不囿于自我，敢于尝试突破。这次《悬崖之上》就拍出了谍战电影的“特别感”，票房 8 亿，颇受好评。若再深一步评判，该片的确创建了张导特有的“冰雪+暴力的视觉美学”和“黑白+红色的色彩美学”。

张艺谋勤奋高产，频出精品。“我闲不住呀”，去年以来监制了《我和我的家乡》，执导了《悬崖之上》《坚如磐石》和《狙击手》，此三部同样是大气局、强卡司，而后两部又会在警匪片和战争片类型风格上有所创新。已入 70 岁的他孜孜不倦，拍《悬崖之上》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睡觉仅三四个小时，同演员们一起在 1 米深的雪地里站着吃泡面。

有人说“不擅讲故事是张艺谋的短板”。我以为，因为电影不同于话剧，后者叙事是借助台词和动作“讲”出来的，电影是借助影像叙事的。《悬》一方面像希区柯克电影那样妙用悬念，一开始就铺垫两个悬念——谁是叛徒和谁是卧底，把观众紧紧抓住，引向片尾的谜底——特工小组解救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另一方面正如张艺谋所言“现在是



审美的关卡 ◆ 南妮

沉重与轻松

电影《悬崖之上》，四个在苏联受训的共产党特工，自降落在哈尔滨茫茫雪原上开始，就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落入险境。一边要辨出伪装接头人的敌人，一边要寻找真正的卧底。逃命，追寻，张宪臣被抓，严刑拷打。楚良与王郁被特务控制着，互相保护，杀出重围，楚良吞药自杀。年纪最小的小兰，担负着翻译密码的重任，看似在最安全的外围，但已经被人盯上了……电影的每个波澜每个转折都是沉重的，密不透风的大雪，更加重了这种沉重。

于和伟饰演的特务科中的地下党卧底周乙，以貌似“自由”“自在”，化解了过于压抑的沉重。于和伟内敛轻松的表现是全剧的亮点。安抚同志，戏弄下手，应对老狐狸上司；抽烟，嫁祸，喝红茶，开枪……面对敌人与面对战友瞬间转换，举重若轻不着痕迹。

有了沉重，才衬托出轻松。沉重与轻松是艺术效果上有机的整体。看似是于和伟以一己之力，在平衡着四位特工的困境，但没有张译的勇敢，没有朱亚文的壮烈，没有秦海璐的机警，于和伟的淡定镇静就托不了底，没有表演的表演，恰恰是四周出色的表演烘托出来的。一个卧底与四个特工，沉重与轻松犹如音乐旋律的主部与副部，共同织成了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凯歌。

战争与和平

电视剧《小舍得》，张国立亲女与继女两家人的合家欢大照片挂在醒目的墙上。一顿顿团圆的饭总是热热闹闹开场，以不欢而散结束。因为有吵架，所以团结的时候格外珍贵。

为孩子们拼比成绩而吵，为外公的资源用得不公而吵，为房产证上没有加后妻的名字而吵，为教

网络世界，没有任何‘包袱’能够捂到最后，电影的好故事是由无数好细节组成的”，片中的大雪、雪花、悬崖、黑夜乃至色彩均构成故事的核心，“几年后你把故事内容都忘了，但你会记住那些细节。”这才是电影式的讲故事。

一部电影因受片长限制，在故事叙述上不如小说和电视剧那么“畅所欲言”。这次张艺谋接拍多集电视剧，或许会在叙事上来个创新。据载，他即将开拍的电视剧叫《主角》，改编自著名作家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去年 12 月立项官宣，剧本仍由陈彦（其“舞台三部曲”的第一部《装台》已拍成电视剧）执笔，即将完成。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为主角，透过她数十载的人生际遇和浮沉，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该剧原型是陕西省秦腔剧团的名角，人称“秦腔皇后”，放羊娃出身，原名易招弟。她被舅舅带去学戏，吃尽苦头把文武戏都学到手，从一众学员中脱颖而出，进入秦腔剧团。剧团另一名伶为抢头牌，与她发生争执，但她德艺双馨，终于成为台柱。忆秦娥台上光彩照人，台下伤痕累累，两次婚姻都失败，患病的儿子身亡。忆秦娥仍坚持着，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艺术，让秦腔走出国门，在百老汇献艺。她后来致力于修复老戏如《狐仙劫》等。上世纪 80 年代，秦腔一度边缘化，剧团改为音乐演出和模特走秀。忆秦娥坚守不易志，年纪不小了仍拜师学艺，把一折折老剧目完美复原，秦腔再次得到观众认可。原著被誉为“史诗作品”，通过舞台以小见大，折射历史。

张艺谋为何要转向电视剧呢？近年来我国电视剧已经摒弃了雷剧、尬剧等套路，有了质的提升，而且电视的传播面比电影更为广泛。冯小刚拍了都市女性情感剧《北辙南辕》，王家卫也接拍《繁花》。张导这次涉足荧屏，出于其个人情怀，忆秦娥的人生遭遇想来引起了也有坎坷经历的张导的共鸣。而且，黄土高原的色彩、陕西秦川的文化和秦腔粗犷豪迈的艺风也让他心驰神往。

据闻，张译、陈冲和新“谋女郎”刘浩存或将出演主要角色，成熟时期的忆秦娥将由实力派演员饰演。

期待张艺谋的首部电视剧。

育孩子的理念不同而吵。

“你有地方住就行了。我保证活着时会照顾好你。”——张国立对吴玉芳的一席话，冷声伴着狰狞，十几年恩爱夫妻的样貌顿时漏气。“你就是因为父母离婚，自己工作不顺，所以才狠命抓孩子成绩！”“你那原生家庭像什么家庭？别人是去度假，你那母亲，你那老家，有这功能吗？”宋佳跟佟大为恶语相向，好看的脸也变了形。

屏幕就是放大的生活。和谐是我们学习的，恶斗是我们摒弃的。眼看着张国立吵一架就生一次病，大家警戒：和平就是最大的养生。“有些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就像人的心不能被伤着。”生活需要朦胧含蓄。长久的默契其实已经是最真的答案，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战争到和平的翻转，电视剧用了几集的篇幅。从饭桌宣战，也从饭桌和好。屏幕下的我们终是明白：饭桌永远只应该是饭桌。

御用与泛用

黄磊介绍宋佳和佟大为主演《小舍得》，他说他已经演了《小欢喜》《小别离》中的爸爸，再演怕串戏。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导演喜欢自己用顺手的演员，也因为看重该演员在某个阶段、某种剧情中的好状态，但是导演的感觉未必就是观众需要的结果。闫妮与张嘉益演两次夫妻，也就够了。宋佳和佟大为多年前演过一对，时间久了也就忘了。观众会当真，出戏是犯忌。

刘浩存在《悬崖之上》里，看不出她的特工禀赋与数字专家的气质。导演启用一位充满灵气的年轻女演员的坚定，与银幕实际产生的效果之间，有悖论。观众有时候需要一张熟悉的脸，有时候需要一张陌生的脸。